

10.04

金關文史資料

第三輯



金湖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042371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金湖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 : 吕 迈
封面题字
责任编辑 : 伍发关
责任编辑 : 居生之
编 辑 : 翟登庸
助理编辑 : 潘国举
校 对 : 费国衡

金湖文史资料
第三辑

印刷: 金湖县印刷厂
印数: 1500 册

内部发行
准印证号

前　　言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击宛平城和芦沟桥，中国驻军奋起回击。芦沟桥畔的反侵略枪声，宣告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那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商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形成了全民全面抗战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并联合国际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使抗日战争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八年抗战中，我国人民历尽艰辛，军民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世之罕见。日本侵略者是一个真老虎，它在吃人，成千成万地吃；国内投降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捣乱、破坏。但是它们又是一只纸老虎，最终被中国人民所打

败，所审判。本辑所选的《金沟三劫》《高宝独立团的成长》、《智退鬼子兵》等篇是为明证，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结论。毋庸讳言，革命力量也会受到暂时的挫折或暂时的失败，《高宝地区抗日纪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其意决不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在于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从而“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驱逐侵略者。如今以焕发精神，建设九州，保卫中华，憧憬未来。

战争的胜利除其性质之外，既要靠枪杆子，又要靠笔杆子。本室搜集到一些抗日宣传品现刊于后，以示读者。

“七·七芦沟桥事变”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世世代代永志不忘的纪念日。值此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抚今追昔，对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献身和死难的同胞寄托我们的哀思。

目 录

·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

- 一、金沟三劫.....居生之 翟登庸(1)
- 二、黎城三日.....朱振家(8)
- 三、高集暴行.....万 选(13)
- 四、“黄营”在金沟.....翟登庸(17)
- 五、抗日同志会的成立.....衡振鹏(36)
- 六、高宝地区抗战纪事.....夏则然(40)
- 七、卞塘青抗会建立的前后.....柏平叙述 潘国举整理(55)
- 八、高宝独立团的成长.....何 培(63)
- 九、“兵工厂”、“纺织厂”创建在兴隆.....植曙东(76)
- 十、血染火星庙.....吴 超 李丹忱(79)
- 十一、智退鬼子兵.....周 寰(92)
- 十二、苏州被炸目击记.....吴曾传(95)
- 十三、禹门口守卫战.....肖蕴昆(97)
- 十四、盘头镇前歼日寇.....罗莘元 (102)
- 十五、抗日宣传品..... (104)

· 地 方 人 物 ·

十六、我的中统生涯

..... 吴曾传叙述 翟登庸整理 (133)

十七、来函选登 (173)

林默予信 (173)

周世民信 (176)

朱 静信 (178)

《淮阴日报》文艺科函 (179)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 (180)

金沟三劫

居生之 翟登庸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金沟是高邮县八区“下五镇”之冠，高宝二县湖西地区的咽喉之地，水陆交通的枢纽。金沟河上达洪泽湖，下通高邮湖，河口桅杆林立。船只往来如梭，贸易发达，行业齐全，商旅云集，顾客摩肩。集镇的主街道自东向西，两边是茶馆酒肆、商店粮行、烛坊客栈、烟铺布庄，交错相藉，虽多为草房，但屋舍俨然，另有四条次街道：单南街、北后街、小南街和洼字街，宅舍栉次鳞比，七百余户。当时有“小扬州”之称。

由于金沟镇是高邮湖通往洪泽湖的一个主要码头，具有比较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寇曾三次先后对她践踏、蹂躏，并在金沟筑工事、挖战壕，妄图长期固守，继续向西窜犯，打通从高邮湖到洪泽湖的水上航线，切断我淮南和淮北两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犯我国，江南国土沦丧，国民党江苏省韩德勤部六九七团团长黄岫峰指派该团第三营营长黄天民率部占据金沟，安营扎寨于大王庄，打着“联防”的幌子，干着欺压百姓的勾当，对日寇却怕得要命。

一九三九年农历八月廿一日，刮起东南风，风力较大。上午十时左右，日寇从高邮向金沟镇开来四条汽油划子，到了观音庵处，黄营哨兵在岸上胡乱放了两枪就龟缩起来。听到枪声，镇上的商店关门，顾客逃散，居民躲避，混乱一团，黄营部队也惊慌失措，四处逃跑，拥挤在由两块木板搭成的殷家桥上，警卫班长丁三阎王（名渠三）骑着一匹大马，带着士兵慌忙逃，跑向桥上横冲直撞忙于逃命的男女老少，不及避让，相互挤撞，纷纷落水，呼救声、叫唤声、嚎哭声、咒骂声、吆喝声、直上干霄；从街上飘来劈声、倒塌声、许许声，火光冲天，原来是日本鬼子从汽油划子上发射了燃烧弹，打到哪儿烧到哪儿，从街东第一家柏家楼房烧起，

火仗风势，顺风而下，一直烧到余祝记处，烧毁一百多家，其中被烧的一些店铺是：柏恒盛茶食店、徐信培粮行、徐学海槽坊、李硕才腊烛坊、何大有粮行、永丰粮行、万源粮行、徐学礼粮行、殷芝林铁匠铺、恒昌杂货店、恒昌烟店、杨合昌布店、王三烧饼店、天德药店和王金銮理发店等，紧靠街镇的王庄也有十一家被卷入火海，更有甚者鲜家土地庙处梅有弟重病缠身不能行走，便活活被火吞噬。长长的金沟街被烧掉一半，残垣断壁，焦土一片，祖祖辈辈的心血就这样被付之一炬。

午后，软骨头朱三用纸做了一面膏药旗去河口“欢迎大日本”，日本鬼子便放小船将他接进舱内，慌忙离开金沟河，向北天灯杆方向开去。人们从河里将一具具尸体打捞上来放至殷家桥北圩坂；被烧的百姓无家可归，或者投靠亲友，或者蜷宿街头。

第二天，有的从乡村找回了失散的亲人，有的含泪领回亲人的尸体，那次无辜被残害的人是：李如门、王培章、孙鸣杰的老母

亲、王大德的十几岁的外孙和三个士兵，七具尸体横陈，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恨？一片呼爹叫娘、哭夫唤子的凄惨气氛笼罩着金沟镇。

事隔二年，金沟镇人民再次遭受日本鬼子的欺凌。

一九四一年农历六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左右，日寇五六十人从西南方向开来，突然出现在金沟街上。百姓来不及躲藏，商店无法关门，这些日本鬼子行凶作孽：把屎屙在店堂内、柜台上、盐缸里；将尿撒在酱油坛里和酒坛中。一塌糊涂，臭气熏人，臊气刺鼻，真是恶作剧。不仅如此，还放了一把火，从徐祝记处向西烧去，又被烧掉四十户，其中有德生布店、徐义和碗店、殷家饼店、叶如松京货店、张庆和理发店、东园茶馆等，金沟镇人民的财产又一次被化为灰烬。下午一时左右，这批禽兽就向西窜去。

大地被烈火烤炙，人民受日寇煎熬，旧恨新仇何时报？

一九四五年，金沟人民遇上大有之年，

家家户户杀猪宰鸡，蒸糕做馍，热热闹闹，过了一个惬意年。诡计多端的日本鬼子一百多人荷枪实弹，出乎意料地、猝然于正月初三下午四时许，从西面陆路冲进金沟镇。百姓根据前两次鬼子兵侵犯金沟镇的时间来看，此次非驻扎下来不可，不出所料，老百姓的树木被一砍而光，商店的门板被一抢而尽。用以在金沟镇的四面筑了碉堡：西面，占据关帝庙筑了一座炮楼；东面，强占邵庄圆沟吊桥，在沟外布了一道钢丝网；南面，占据观音庵；北面，王坝筑了碉堡并在其四周钉了竹签，铺了芦柴，一有声响，就开枪射击，同时将街镇的商店和居民住宅墙壁户户打通，形成一道防御工事，妄图长期占领，负隅顽抗。

日寇在金沟镇筑好碉堡、修好工事就下乡“扫荡”。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我天高支队就在乡村要道口上埋了许多地雷，上面插着一面日本旗，上写“打倒日本”等字样。正月初九，日本鬼子下乡“扫荡”，走到张保松家车篷东边时，发现此种情形，非常恼

火，抓住农民吴大头，逼他把地雷刨掉，若是真的刨掉，鬼子就会说你是共产党，把你毙掉；假如你不会刨，去拔旗子就会被炸死；拔与不拔都是死，吴大头好象被死神攫住一样只好去碰运气，硬着头皮去拔，结果被地雷炸死。

二月初，日本鬼子到北乡“扫荡”，在何家大庄被冷枪打死一个。在乡避难的殷正洲听到枪声，背个包袱向田野逃跑，不料被鬼子捉住。鬼子逼他同陈三一起将鬼子抬上街后，把殷正洲绑在单家墩的柳树上，诬其是“共党”，许多鬼子用砖头瓦砾向他砸去，砸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皮开肉绽，然后用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背上，推到河里被活活淹死。

正月十七、八，金沟镇武工队全部集中在胡庄。放哨的孙金黄报告：“有情况，鬼子来了！”原来鬼子出其不意地从雍家乱地跑来，武工队就用大桶过河，到了乡公所驻地王湾，渡船已被敌人封锁，鬼子到胡庄扑了个空，紧追到李三缺家，武工队趴在屋顶上

打死了一个人鬼子，鬼子穷凶极恶地乱放了一阵炮，由渡船过去向南到陆丘坟，一路上枪杀了殷舜祥七八十岁的母亲、张家六七十岁的父亲等五人。

盘踞在金沟的日寇，遭到我淮南军分区独立四团，分区特务营、天高支队和各区、乡广大民兵的不断打击，经过六十余天的围困战，水上补给线被切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他们惊恐不安，企图遁逃。

是年农历三月初五夜，行将灭亡驻金沟的日军一面拼命突围，一面行凶作恶，在金沟镇上又放了一把火，一直烧到小学堂西边，烧去有百年历史的古典建筑的仁元宫、大王庙和钟鼓楼。

一座繁荣热闹，素有“小扬州”之称的金沟镇，变成了一片萧条冷落的瓦砾场。这就是日寇“大东亚共荣圈”的杰作。

(根据张世珍、张树森、金大明、顾子龙、王庆云、徐良山、丁玉德、孙茂如、冯松玉等人座谈整理)

黎城三日

朱振家

1937年12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北渡过扬州迁到淮阴。14日，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扬州城，筑碉堡，建据点，蚕食苏北。苏北城乡屡遭日军扫荡，从此人民处于遭劫罹难之中。

狂轰滥炸

位于江苏、安徽两省边界的宝应县第七区公所在地的黎城镇，镇上有四百多户居民，其中土豪劣绅、地主有七八十户，其余的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集镇平民。此镇虽地处偏僻，但日寇的魔爪仍未对它放松。

记得是1938年农历4月25日，那是个耻辱难忘的时刻。早晨八点多钟，天空晴朗，云淡风轻，我在黎城小学五年级读书，学校四周，一片恬静。早读课结束，正准

备上第一节课的时候，突然从西南方向传来“嗡嗡”的飞机声，转眼间，低空飞行的两架日机从头顶上空掠过向我们这东北方向飞去。那飞机两翼上的红膏药闪入眼帘。当时，有同学大声喊着：“这是日机！”“这是日机！”瞬间，又飞到我们头顶上空，盘旋着折向西北飞去。一会儿，又从西南方出现。此时，同学们纷纷速往郊野奔跑，接着敌机向下俯冲，“轰！”“轰！”两声，敌机飞走了。街上呈现出一片忙乱现象，人们脸上流露出惊惧的表情，许多群众和同学向西穿去，原来是跑去观看被日机轰炸的两处现场：一处是日机丢下的两颗炸弹原目标是常备队驻扎的西炮楼，却偏西炸到大路旁的菜地和沟塘里去了。弹片炸到大路上，炸死了菜农高立余，炸伤了姜锦章。另一处是丢下的两颗炸弹，其中一颗炸坏了官盐店及十余间瓦房；另一颗炸坏了清朝新建的衡阳司官邸及七八间瓦房。

这一次日机轰炸黎城镇，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小小的黎城，地处穷乡僻

壤，敌人为何偏要来轰炸呢？识者议论的结果是，黎城虽距县城较远，但地处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之间，为水路交通的中枢，可藏兵于湖荡之中，严重威胁日军在大运河上的运输。

烧 杀 抢 �掠

日寇除了对藏龙卧虎的黎城狂轰滥炸之外，还出兵扫荡，企图消除它心中之隐患，以保证运河线的畅通无阻。

1940年农历八月初十。从高邮、宝应县城同时出动一股日伪军，分乘一百余艘汽艇和一艘兵舰，入侵高、宝二县的湖西。上午九时许到达黎城镇北首三河河心，以密集的火力向黎城猛射。当时，我和许多的街坊躲在黎城南乡屋后有土围的金成柱家。日军的轻重机枪的“咯咯咯、咚咚咚”声、炮弹爆炸的“隆隆”声，还夹杂着一些步枪的“啪啪”声，尽管它如此疯狂，但没有造成很大的伤亡。因为黎城人民为了预防洪水袭击，早已在黎城四周筑起了防洪土圩，高出